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无性别的神

央珍 著



JIUSHINIANDAICHANGPIANXIAOSHUOXILIE WUXINGBIEDESHEN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无性别的 神

央珍 著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骆 军

封面设计：唐伟杰

无性别的神

央 珍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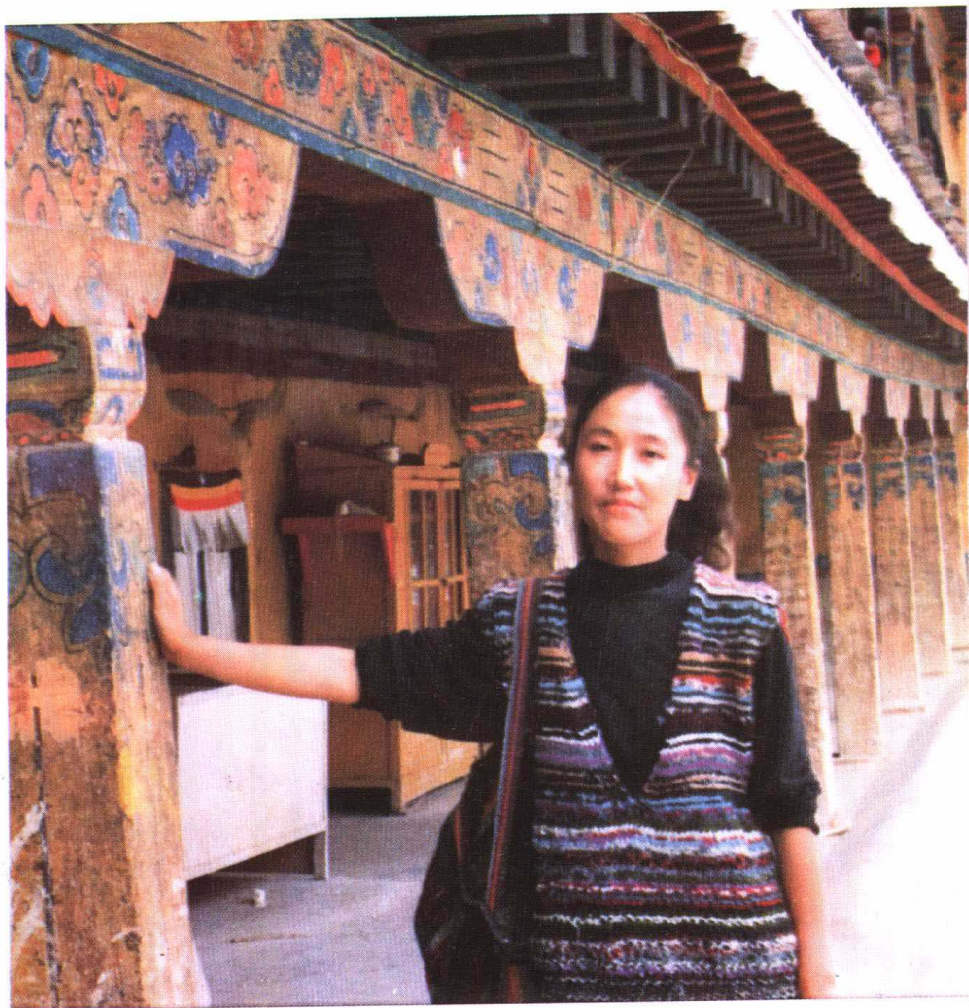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08 1/32 11印张 3插页 220千字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定价9.10元

ISBN 7-309-006-1524-8/I·328



本书作者央 珍

内 容 提 要

《无性别的神》是藏族青年女作家央珍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描写贵族德康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特殊的命运、经历为线索,通过央吉卓玛美丽的眼睛和善良的心灵,从侧面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叶西藏噶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种状况,再现了西藏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风貌。小说描述了身为女孩的央吉卓玛在家中因种种陋习而受到冷遇,生活孤寂。她在德康庄园、帕鲁庄园、贝西庄园之间迁徙流浪寄人篱下,后又遁入空门一心事佛,以求心灵解脱。然而当西藏开始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时,更新理想追求敲开了她年轻的心扉……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不同艺术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上层的典章制度,生活风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具有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魅力。此作是近年西藏题材小说难得的佳作,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一部西藏的《红楼梦》。

“回来了？没有福气，的确没有福气。”

二小姐德康·央吉卓玛在八廓街外祖母的府邸住了一个多月。当她由奶妈巴桑抱着腰，骑在马背上回到家时，一进德康大院，管家罗桑就嘟嘟囔囔，摇晃着左耳上的大金耳环，皱着眉头显得满脸疲惫不堪地朝她走来。也斜着双眼把她抱下马，对她身后的奶妈招呼也不打地转身又摇头离去。

央吉卓玛站在下马石边茫然环顾，在秋日的阳光下整座大院寂静冷清，散发出废弃的古庙般荒凉的气息。她又疑惑地抬头望着奶妈，奶妈只是冲她古怪地笑了一下，便牵起她的手默默地把她带上石阶。

“没有福气的你。”

“以后会孤孤单单一人。”

“不吉利的人。”

央吉卓玛已经听惯了别人对她说的这些话，这些话在她的耳朵里已经成了意思含糊的陈词滥调。那是以往，一不顺

她的心，她就怀着一种享乐和恼怒的模糊情绪，扯着嗓门故意朝眼前的人大哭大嚷，发出一阵略微沙哑而又粗鲁的吼叫。搅得周围的人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对她怨声叹气，院中有脸面的仆人就指着她小声咒骂。

“孩子都是无心的，这有什么可骂的呢？”每次听到别人对央吉卓玛的埋怨，管家罗桑那穿着一身上等协玛黑氍毹的高大身躯便影子般走过来，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后背，或者安慰地递给她一颗印度糖豆。

“就因为小孩是无心的，这样哭法才灵验，才恶邪呢。”每当这时，牵着大小姐德吉卓玛的大奶妈就会面无表情地跟上一句，仿佛是自言自语。

“真是妇道人家。”管家笑道，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左耳上的金耳环闪出一道亮光。

“难道您已经忘了吗？二小姐一出世，整天就啼哭个没完，结果第二年少爷就离世了。”

“嘘……小声点，太太听见了又会难过的。”管家惊惶地转过头，望望上房雕着莲花的黄纱窗低声阻止道。

“那您说，不是这样吗？”大奶妈交叉起双臂，斜靠着廊柱，冷冷地问。

央吉卓玛手里提着毬绳，在一边和她的姐姐踢毬子。她能感觉到大奶妈在背后盯着自己。

“这叫劫难。那年我们家少爷世运不好，染上了肺热病，所以就凋谢了。”管家吸着鼻烟说。

“哼！去年一位化缘的宁玛派僧人指着二小姐说命相不祥。”

“是那种疯疯癫癫的云游僧吧？我可是领教过他们的。二小姐命相不祥？命相不好怎么会投胎到德康家族呢？”说完，管家带着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情背起手离去。手腕上的瓦斯针^①表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金光。

大奶妈掏出一条紫绸手帕，望着少爷当年在世时的卧室抹着眼泪。

这时，奶妈巴桑默默地走过来，拉着央吉卓玛的手把她领开。

“恶女人的诅咒，才灵验邪毒呢。”回到卧室后，奶妈插上门，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

.....

“不吉利的人。”“没有福分的你。”“命里没有造化的人。”这些话央吉卓玛从来就不以为然，听起来就跟奶妈逼迫她吃饭睡觉那样，平平常常。她继续玩她的游戏，哭她的不满，骂她的怨气。可是，刚才管家罗桑冲她嘟囔的那句“没有福气”的话，却使她感到刺耳惊心，以致久别重返家中的欢快新奇的心情荡然消失。

央吉卓玛一声不吭地站在垫子上，任奶妈为自己解带换衣。外面，除了匆匆走动的脚步声，听不到别的任何响声。

一个女仆掀开白底蓝纹的厚门帘，一手拿着一条粉红的毛巾，一手端着香皂盒走进来。

奶妈用一条大白布围住央吉卓玛的前襟，把她拉到铜盆前。盆里盛满了水。央吉卓玛有些不自在，但她闭上眼睛顺

^① 瑞士老牌手表。

从地抬手伸脖子。屋里只有哗哗的搅水声。

当女仆端着铜盆走出房门，帘子悄然垂落下来后，央吉卓玛和奶妈相互望着，暗自惊讶。

以往洗脸时，央吉卓玛又是喊叫，又是扭动全身乱踢乱蹬，想尽法子避开脸，不要使用胰子。奶妈不是百般讨好就是大声训斥，硬扳着她的双手和脑袋，女仆也在一旁忙乱地帮着。一时间房里弄得闹闹嚷嚷，到处是飞溅的水珠和泡沫。可是今天，这宅院的寂静，使央吉卓玛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和冷漠，感受到弥漫在她周围的一层厌恶和不满，以致不敢发出任何响声。

晚饭是在央吉卓玛自己的屋里摆上红漆小几吃的。奶妈没有带她去餐室。回到家中已经小半天了，只有大小姐德吉卓玛走过来看妹妹，陪妹妹玩了一会儿用绫锦纱罗缝制的小娃娃，便无精打采地离去。央吉卓玛忘了把一路上想好的许多话告诉给姐姐，忘了舅舅在去上英吉利语学校的路上如何遭到僧人漫骂的事，也忘了告诉姐姐，自己和小姨姨赛尊在夜壶下钉钉子，还有换外祖母的佛珠的事。只是经奶妈的提醒才想起拿出外祖母捎给姐姐的一盒印度口香糖。

“奶妈，今天家里好古怪哟。”傍晚，当央吉卓玛过早地被奶妈服侍进被窝后，她才能在幽暗中朝奶妈无所顾忌地瞪着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珠，吞吞吐吐地说。

“有什么好古怪的呢？”

“和过去不一样。”

“嘘，闭上眼睛，不要说话。”奶妈用一只手点了点央吉卓玛的嘴唇，另一手轻轻地拍打着她。

窗外，月亮还没有出来，院子里刮着一股低沉的风。央吉卓玛听见落叶唰唰的飞卷声，还有断断续续的窗门扇动声。

“管家为什么骂我？”央吉卓玛突然委屈地问。

“骂你？没有呵。”

“骂了，他骂我没有福气。”央吉卓玛撅起嘴。

“别人有时不也这么说你吗？”

“他的骂和别人不一样。”央吉卓玛不满地回答道。

奶妈苦笑了一下，“你呀，人小心大，还是睡觉吧。”奶妈把缎被往上推了推。

月亮仍然没有出来。央吉卓玛望着窗外的星星沉吟了一会儿又问：“奶妈，你说管家为什么骂我？阿妈啦^①和其他人为什么不来看我？”央吉卓玛伸出手臂，抓住奶妈的手问。

“唉……”奶妈在朦胧中望着央吉卓玛发出一声长叹，“你从小就有一种让大人恼火的好奇心。知道吗？六年前你降生的时候，睁着一双紫红多皱的小眼睛，好奇地转动着脑袋到处张望，人人都在说你是正在辨认自己的奶妈。是我已经去世的母亲给你剪的脐带。我在旁边给她做帮手。当时，天正下着大雪，满院都是白茫茫的雪花，我听到窗外一阵窃窃私语，有人说府上添千金本是一件喜事，可是有喜事时怎么可以遇大雪呢？不祥，不祥，太不吉祥。也听到有人说，噶厦^②正在做夏天把十四世如意之宝的达赖灵童迎请到拉萨的准备，吉人天相，也许是瑞雪吉兆，当然小姐的出世也是好事。后来他们说说去，为你在大雪天降生争论不休，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① 藏语在人名和称呼后加一个“啦”字是尊称。

② 西藏地方政府叫噶厦。

你呀，就是让人操心。”央吉卓玛听着，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知是悲是喜，她觉得很茫然。

“太太驾到。快上茶。”

“老爷驾到。掀门帘。”

“大小姐上学去喽！”

清晨，一听见镶有铜饰钉和花纹的沉重的大红门传出响声，廊檐下挂着的那两只头顶黄色羽毛的鸚鵡，便发出一串灵巧尖脆的叫唤声。也不管是仆人们转早经回到宅院中，还是老爷穿着官服骑马去办公，或者是大奶妈送大小姐德吉卓玛到私塾。它们那认真而又俏皮的声音，总是在院落中引起大家一种温馨和爱怜感。

可是，这天清晨，央吉卓玛却始终没有听见那两只鸚鵡的任何叫唤声，尽管一大早大门不断地发出沉闷的喔喔嗡嗡声。仆人们不停地进进出出，一个个板着面孔，一会儿捧着小油灯走出去，一会儿又带着一些粗壮严肃的陌生人走进来。

央吉卓玛在奶妈巴桑的伺候下，披着大氅盘腿坐在床榻上，跟前摆着小几，悄无声息地吃早餐。她一边咽着口中的鸡蛋，一边喝着酥油茶，并不时地望望窗外，接着又抬起头，满眼惊异地看着奶妈。奶妈则朝她努努嘴，摇摇头，又把小银勺伸到她的嘴边。

太太偶尔出现在紧挨大门的方形上马石旁，穿着央吉卓玛从来没见过的一身的黑衬衣和黑缎袍，露出苍白没有敷脂粉的脸，一身的淡妆，以往常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天生的丰韵，款款地弓着身，迎候走下上马石磴的衣着艳丽华贵的男男女

女。

“瞧，又来人了。”央吉卓玛背靠着引枕，怀里抱着一个红缎小枕头，望着窗外说。

“就从这看吧。”奶妈手里拿着小香袋，走近火盆，用火铎将火埋了埋，然后从小香袋里抓起一把香草粉扔进火盆。

房屋里随即散发出一股甜甜的香草气息和淡淡的青烟。

“快看。”央吉卓玛扔开小枕头，把脸移近玻璃窗，“桑姆太太也来了。”她兴奋地嚷了起来。她喜欢桑姆太太。桑姆太太每次来玩总忘不了给她带个小礼物。桑姆太太是个大商人的妻子。

“坐下，坐下。”奶妈走上前，双手摁着央吉卓玛的肩膀说。“又忘了吗，昨天管家是怎么说你的？”

央吉卓玛顺从地坐回原处。奶妈往她的双腿上盖着毛毯。

“别的太太没有来，两个人怎么打麻将呢？”央吉卓玛好奇地自言自语。

“太太们今天不打麻将。”奶妈从针线盒里取出一枚银针说。

“那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央吉卓玛迷惑不解地问。

“有事。”奶妈淡漠地说。

“有什么事？奶妈。”央吉卓玛把身子移近奶妈。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来，你把这些拆开叠首饰。”奶妈倒出一盒花花绿绿的缎带坐到床榻边。

一缕缕青烟从院子里的香炉中向上慢慢飘动。由东北角佛堂处传来的嗡嗡祈祷声和微微铃儿声，不时将这缕青烟震

散开来，在院落中飘荡。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野艾和松柏枝的苦香……

央吉卓玛午觉醒来后，独自一人歪躺在床上，无聊之极。

窗外只有鸟雀的啾鸣。

央吉卓玛合上双眼，迷迷糊糊中只见父亲穿着一身上朝的官服走进来：镶水獭皮边黄缎长袍，蓝狐狸皮舌形冬帽，大红彩缎腰带，带下还佩着小刀碗筷锦套，绛红色绣虹嘉青靴。央吉卓玛吃了一惊，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父亲穿朝服。父亲在家怎么不穿便服呢？父亲却伏下身来微笑着对她说：“女儿，你也不起来送我。”“您要去噶厦办公吗？”她迷迷糊糊地问。她看到父亲鼻孔里黑黑的卷毛，还闻到从父亲身上发出来的鸦片烟味和吗啡味儿。“不，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英吉利吗？”她记得父亲曾说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度。父亲背起手摇摇头，然后严肃地说：“佛国。”“佛国？佛国……”她心里很纳闷，佛国在哪里呢？她正要问时，突然听到叫唤自己的声音，她惊醒了。

“噢嘖！二小姐，怎么又睡了，瞧瞧，一脸的汗珠。”

奶妈站在床前弯下腰，拿起枕边的手巾给央吉卓玛轻轻地擦起脸。

央吉卓玛愣愣地躺着。她好像闻到屋子里有股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儿。

“起来啦，小姐。骨头会变脆的。”奶妈边拉边说。

央吉卓玛抓住奶妈的手问：“我父亲呢？”

“说什么呀？”奶妈脸色大变，惊恐地推开央吉卓玛的手。

“我刚才梦见了。”

奶妈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二小姐，还是出去走走吧。”奶妈说着，推开窗户，又哆嗦着把央吉卓玛抱起来。

“你不是说管家今天不许我出门吗？”

“还是出去转一圈吧，不然会躺出病的。”

“你带我去外面吧！”央吉卓玛用双手围住奶妈的脖子说。

奶妈笑笑，挣脱开央吉卓玛的手，“这使不得，太太知道了会不高兴的，你还是自己到院子里走走，只是千万别进其它房子。”说着，将她抱下床。“我还要做些针线活。”

央吉卓玛蹦跳着掀开门帘。

院子里静静的。香炉中已经没有了青烟。几个仆人背靠着墙坐在廊檐下打盹。

央吉卓玛走了过去。看见回廊上的铜架空吊着，两只鹦鹉不见了。

“喂！喂！”她用脚踹了踹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男仆，“鹦鹉去哪儿了？”

那人向上翻了翻白眼，嘟嘟囔囔：“放生了。”然后又埋下头。

“旺杰，快告诉我，鹦鹉哪儿去了？”她提高嗓门，又踹他一脚。

“哦……”旺杰张开嘴，收回双脚，倦慵地伸展两只手臂，扭动着身子站起来，“难怪别人都说您，是不吉利，不让人家安静。”

央吉卓玛火了，她跺着脚，“快告诉我，鹦鹉呢？”

“不是说了吗，放生了。”

“放生是什么？”央吉卓玛不明白旺杰在说什么。

“放生就是放生，都放出去了。”

央吉卓玛心疼极了。那两只鹦鹉是父亲特意让人从林芝找来的。她情不自禁地嚷起来：“谁让放的？谁让你放的？”

“活佛。”旺杰瞪着双眼回答。

“为什么？”

“为老爷修善果，作四十九诵经消灾呀。”

“什么叫……”她纳闷地侧着脑袋，说不出来。

“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旺杰揉着双眼，咕咕嘟嘟地跨出栏杆。

央吉卓玛生气了，她带着哭腔，在旺杰背后直跺脚，“赔我，你赔我家的鹦鹉！”

“二小姐，叫不得叫不得。”奶妈惊慌地跑出来将她拽进屋里。

央吉卓玛恹恹地坐在树阴下。奶妈在一旁用马兰草编环子。

从管家罗桑也对她冷眼冷语的那天起，她和奶妈间形成了一种莫名的默契。她不再冲奶妈刁蛮、任性，不再到处跑去，咋咋唬唬，惹人生气。奶妈也不再对她动手和训斥。她们俩保持着谨慎的亲密和宽容，尽可能地呆在屋中或到院子后面的小林卡里单独玩耍。

“来，把这戴上。”奶妈挪过身子，伸出手臂，把草环套在她的脖子上，然后往缝隙中边插马兰花边说，“漂亮极了！”

央吉卓玛毫无表情地咧了咧嘴。

“你还要什么首饰？告诉我。”奶妈从地上又拔起几根马

兰草间。

“不要。”她抬起手，懒懒地往下拉扯草环。

“不要拉，项链这么好看。”奶妈忙阻止道。

“这草好臭。”她皱起眉头，向下抽动起鼻翼，硬把草环拉散开。

“你还是没有变。”奶妈无奈地晃晃脑袋叹气道。

每年夏天，两位奶妈常常带着央吉卓玛她们姐妹俩和自己的孩子，往篮子里装上几罐酸奶和一小篮从回民的店铺里买来的甜糕点以及一些印度的糖果走出后院的小门，到离宅子不远的一片小树林里。一个女佣头顶着一只铜制的大澡盆跟在后头。

“我们的小姐才听话呢。冷了她也不吭声。”当央吉卓玛站在溪边的澡盆中晃动着身子，牙齿打颤地大嚷大叫时，奶妈总是边向裹着浴巾在柳树下吃糖果的大小姐眨挤眼睛，边嘻嘻哈哈地哄着她。

“快洗吧，洗完了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大小姐和别的孩子挥着手冲她叫。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玩。”她恼怒地大声回答。谁叫你们让奶妈把我泡在凉水里时间最长。她忿忿地想。

“算了，这没有造化的，将来会剩下她孤单一人的。”大奶妈往陶罐里边倒白糖。边撇着薄嘴唇说。

“嘿，太阳劲真大。”洗完后，奶妈巴桑用湿手擦去脸上的汗珠，走到大奶妈身边坐在树荫下。

央吉卓玛跑到远处的一棵古树下，抓起一把把湿柴柴来捏去。“客人来啦，请上茶。这是金盘，这是火炉，这是茶杯。”

客人说牧童快过来。这是牧童。”她自言自语地捏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小泥团，一一排列在跟前。

“妹妹，玩什么呢？”姐姐德吉卓玛打着一把小洋伞走到她身边问。

“走开，走开，我只跟牧童玩。”她挥着手，头也不抬地嚷着。

“这个没有福气的人。我让她戴珠宝，她不要。姐姐好心地陪她玩，又不答应。只知道玩泥土，也不知你是什么怪命。”奶妈巴桑紫涨着脸向央吉卓玛数落道。

“走喽！你们好好玩吧。”央吉卓玛拍拍手，站起身，捡起一条树枝当马骑。

“走吧走吧！”大奶妈显得极其厌烦地说：“看着吧，她一生下来就爱哭，她会给家里人带来厄运的。”

“请不要这么说。她现在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奶妈巴桑很不高兴地分辩道。

央吉卓玛走到溪水边，把澡盆推到水中，踩着水跨了进去。“再见！我牛皮船上坐着走喽！”她兴奋地朝大伙挥动着手臂大声叫嚷起来。

“阿嚏啦！想死吗？”奶妈吓得大叫着朝溪边跑去……

“还记得吗？去年你坐在澡盆中顺水流去，当时可把我给吓死了。”奶妈拍着央吉卓玛的肩膀说。

“死是什么样呢？”

“就是没有啦。”

“怎么会没有呢？”

“比如说，像……”忽然，奶妈捂上嘴，大大瞪着一双眼睛，